

算法时代更需“诚意创作”

——短剧《ENEMY》民国篇何以破圈

姚风

“演尽忠良几十春，一夜真作戏中人。明朝烽火今朝月，不负当初拜师门。”现象级短剧《ENEMY》民国篇以四句诗撑起风骨，在微短剧同质化泛滥、AI生成内容席卷创作场的当下，意外成为破圈的文化现象。人们热议它、共情它、回味它，不只是因为叙事精巧、表演动人，更因为它以一份难得的诚意与定力，在算法与流量的喧嚣中，划出了真人原创不可替代的精神边界。

当下，“AI取代创作”的焦虑弥漫文艺领域，但这种焦虑从一开始就混淆了最关键的前提：真正可能被替代的，从来不是真诚的创作本身，而是依赖模板、缺乏诚意、批量复制的流水线产品；真正无法被算法收割的，是扎根生活、理解文化、直抵人心的灵魂书写。《ENEMY》民国篇的走红，恰恰以最朴素的方式证明：技术可以模仿形式，却永远无法复刻分寸；可以生成画面，却永远无法生成温度；可以制造桥段，却永远无法制造感动。

AI最难复制的，是对剧情的精心设计，更是对本土文化的深层理解。算法可以轻松生成戏腔唱腔、

国风画面、古风布景，却判断不了什么样的表达得体而不逾矩，什么样的叙事克制而不空洞，什么样的情感真诚而不悬浮。它能堆砌梨园符号、家国意象，却读不懂中国人骨子里“戏比天大”的职业敬畏、“宁死不屈”的民族气节、“师训如天”的道义担当。《ENEMY》最动人之处，正在于它把东方美学的含蓄、伦理秩序的庄重、乱世中国人的精神坚守，藏在镜头、台词与眼神里，分寸恰到好处，情感点到即止，留白处皆是力量。这种对文化根脉的精准把握，是数据训练、模型生成永远无法抵达的精神腹地。

更难得的是，作品以极简叙事完成了极重的情感升华。剧中“今我夫妻二人，立咒于此台，以此身、此魂，镇压尔等罪人”的坚定告白，没有高喊口号，没有刻意煽情，却轻轻巧巧将儿女情长嵌入家国叙事，让个人命运与民族记忆紧紧交织，让普通的相爱拥有了沉甸甸的精神重量。算法可以在一秒内拼凑出百种轮回虐恋、千场爱恨纠葛，却无法理解，为什么观众会为一句平静的承诺、一个笃定的眼

神、一次沉默的抉择瞬间破防。观众的感动从不来自激烈冲突，而来自乱世相守中的信义，来自风雨飘摇里的尊严，来自小人物以命相护的赤诚。这由此引出真人创作最坚固、最无法被编程攻破的防线，无法被代码复制的真实表演，无法被模型生成的生命体验。再逼真的AI合成表情，也替代不了演员眼底翻涌的克制与痛；再流畅的AI台词，也替代不了人在抉择瞬间的颤抖与坚定；再精巧的算法叙事，也替代不了创作者对时代、对历史、对人心的体察与共情。表演的微表情、情感的层次感、人性的复杂与光亮，是只有“人”才能赋予作品的灵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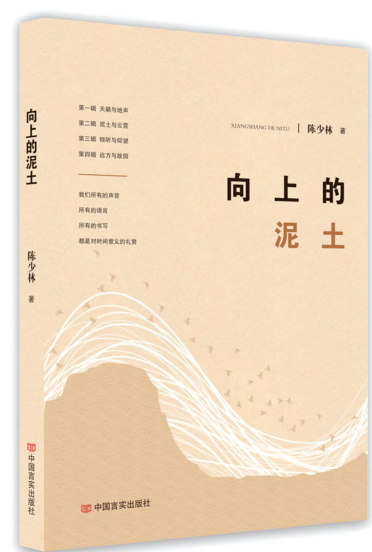
尽管AI发展日新月异，尽管流量逻辑不断简化创作，但《ENEMY》民国篇依然告诉我们：用心打磨的作品，永远会吸引真正懂它、爱它的观众；以诚立身的创作，永远拥有穿越算法的力量。真正的文艺创作，从来不是素材的拼接、风格的模仿、冲突的叠加，而是以人之心、人之思、人之情，去触摸时代、回应人心。创作者的灵



短剧《ENEMY》民国篇剧照

感、生命体验、文化理解与价值坚守，是AI永远无法彻底替代、无法真正拥有的独特禀赋。

从戏台风骨到家国大义，从师徒传承到人间真情，《ENEMY》民国篇以小体量承载大精神，以慢叙事对抗快流量，以真情感击穿伪套路。它让我们看清：算法可以规划路径，却定义不了价值；技术可以提高效率，却替代不了人心；模板可以复制形式，却复制不了风骨。新时代的文艺创作，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追赶技术、迎合流量，而是守住初心、守住诚意、守住文化根脉。正如剧中人一生学艺、一生守节，真正的创作者，亦当一生执笔、一生真心，不负时代，不负人心。



《向上的泥土》

陈少林 著

中国言实出版社2021年7月出版

《向上的泥土》既是安庆籍作家陈少林2021年出版的散文集，也是其中一篇核心文章的标题。以篇名为书名，足见其贯穿整部作品的精神高度与立意指向。

泥土之“向上”： 历史记忆中的精神标尺

翻开文集，我首先寻到那篇与书同名的文章。

1959年至1960年间，望江县因耕地稀少、粮食紧缺，加之境内漳湖、青草湖、武昌湖一带滩涂淤泥肥沃，适宜开垦，遂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围湖造田运动。数万劳力会战湖滩，筑堤排水，拓荒垦殖，奠定了望江沿江圩区粮棉主产区的格局。这便是作者诗意笔墨所依托的历史底本。

1959年，作者尚未出生。书中所

述山河往事，多为他查阅史料、聆听父辈口述，再融以自己的想象与感悟。他还以饱含深情的笔触，从东晋庾亮《报温峤书》引出“不敢越雷池一步”的典故，从南朝宋人鲍照写给妹妹鲍令暉的平安家书，引出《登大雷岸与妹书》的名篇。

《向上的泥土》所描绘的万众同心围湖造田，既是一种眼睛看得见的大地疆域的“向上”抬升，更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乡土精神、人文风骨的“向上”生长。

野地之“行走”： 人生困局中的自我突围

《走野地》是作者人生之路的隐喻之作。一个冬夜，三十余里野路，从第一天晚饭后走到第二天清晨四点一刻，整整十一个小时的漫长行走。全篇分为十个小章节，仿佛电影镜头的切换，现实与过往交替闪现，一边走完了作者二十六年工厂生涯。一路凄风冷雨，暗合半生际遇的苦痛与坎坷。

现实中，作者与名叫玄彪的家犬在风雨交加之夜相伴前行；而在这过程中，作者不断回望过去，点滴往事浮出水面。虚实交织之间，半生浮沉与世事况味跃然纸上，令人唏嘘。“我感到一种可怕的邪恶力量正在扶持我。”五岁的玄彪守护其主、不离不弃，与世间凉薄形成鲜明对照。

全篇文眼，落在一个“斗”字上：“这个晚上，为了摆脱行路困境，我要与风斗，与水斗，与泥泞斗，与黑暗包围的诡异的空间斗，而在好多年的无数个白天甚至黑夜，在单位里，为了摆脱困境，我要与形形色色的人斗。”与风雨泥泞相搏，是人与自然的对峙；与俗世人事周旋，是身处凡尘的修行。本可相融共生的人与自然，在世事裹挟下，竟成彼此阻隔的对立面。

泥土之上的精神攀升

——陈少林散文集《向上的泥土》读札

欧阳玲燕

《走野地》不刻意铺陈，不刻意煽情，心绪与情感自然倾泻。历经半生风雨，在文字中完成自我回望与心灵剖析，尊重生活的本来面目。作者终与生活握手言和。恰如文末所寄：“从野地上走出来的人们，正大步迈进在康庄大道上，展示着令人奋发的时代风貌。”

漂泊之“守夜”： 异乡暗夜中的精神篝火

《在滨海的夜空下》可视作《走野地》的续篇。作者离开家乡，奔赴外地谋生。上世纪九十年代，万千农民工怀揣对美好生活的期许涌入城市。

“冷得实在扛不住的夜晚，我就找来一堆龙门吊轨道的废枕木烧起来。这是我的篝火……在这篝火中……我只能就着火光读书。”冷寂滨海之夜，“就着篝火读书”的中年身影，令人动容。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曾言：“一间没有书籍的房间，就像一具没有灵魂的躯体。”在物质匮乏的工地上，在精神孤绝的异乡夜里，书籍与篝火共同构成了一道微弱却坚定的精神防线。

“家乡，已渐渐沉入旧梦。”但作者并未沉沦。心怀书卷、热爱文字之人，纵被生活颠沛裹挟，心底自有一方清朗天地。毕淑敏说，生活本就是泥沙俱下，鲜花与荆棘并存。《沙地之夜》中作者写道：“再黑暗的夜晚，野

外其实都是有光的。”这正是他向土地、向荒野汲取生活勇气的方式。

先贤之“追怀”： 乡土文脉的赓续与致敬

书中还着墨记述望江历代先贤名士。《拜谒一棵古重阳木》里，作者自县城启程，沿同马大堤行至雷池古地，邂逅一株树龄逾两百载的重阳古木。此树为清代望江名儒、进士倪模亲手栽植，原植四株，寓意子孙如嘉木般品性高洁。倪模秉性耿直，不愿曲意逢迎，后归居故里大雷岸，潜心治学，终老乡土。作者由此生发感慨：植树之人早已遁入历史深处，而树仍在大地吐故纳新；它的根须深扎古代，枝叶蓬勃现代，躯干沟通着昨天与今天。

书中此类篇章还有《檀萃的悲情与壮阔》叙写清代皖江名士檀萃跌宕的人生轨迹；《马当上空的鹰》回望抗日烽火；《悠悠太阳山》追溯晚清重臣余诚格、名士陈树屏生平事迹，亦记述渡江战役期间陈赓将军驻军陈氏宗祠的红色印记；《在大雷岸怀想陶渊明》遥寄诗圣遗风。

作者以温润笔墨，如数家珍般将望江史册上熠熠生辉的人物逐一描摹，辑入文集第二辑“泥土与云霓”。恰如“历史的天空闪烁几颗星”，作者跨越时空，向曾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历代先贤致以最深沉的敬意。